

于右任的故事(四)

于凌波

武昌起義陝西光復

辛亥十月十日革命

辛亥年武昌起義是農曆八月十九日國曆十月十日。接着漢口、漢陽光復，組織軍政府，推黎元洪爲都督。消息立即傳遍全國及世界各地，農曆九月二十四日，美國芝加哥華僑召開預祝中華民國成立大會，可見民心之一斑。

武昌起義之後，各地隨之響應，而以湖南發動得最早。湖南省會長沙駐有新軍六百人，清吏怕他們響應革命，先令新軍移駐城外，繼之下令移防醴陵。這時革命黨人焦達峯、陳作新等，乘機運動新軍，說以革命起義；九月初一早上，帶新軍攜炮入城，先佔據了軍械局，進而包圍巡撫衙門，清廷官員逃匿，革命軍遂以諮議局爲軍政府，宣佈獨立，公推焦達峯爲軍政府都督。

陝西起義也是九月一日發動的，但因正午舉事入城，第二天纔攻下滿城，所以西安光復較長沙遲了一步。

繼西安起義的是江西九江，九月初二九江新

軍通電獨立，推舉總統馬毓寶爲都督，佔領了湖口馬當炮臺。消息傳至南昌，地方革命人士聯合紳商說協統吳介璋起事，九月初十宣告獨立，擁吳介璋爲軍政府都督。

山西巡撫陸鍾琦得知陝西獨立的消息，他怕陝西的革命軍渡河攻晉，準備派新軍去佔領潼關以阻陝軍，九月初七晚間新軍領到子彈，預定九月初八出發，新軍參謀姚維藩是同盟會員，他鼓勵新軍響應革命，初八一早新軍湧入太原城中，陸鍾琦全家被殺，公推總統閻錫山爲軍政府都督。

雲南總督李經羲聞知各地革命軍起義，他怕雲南新軍響應，九月初九晨操時，他突下令將新軍槍械收繳，引起軍心激憤。初十日七十三標第三營管帶李鴻祥首先發難，李根源居中策劃，自北較場攻入昆明，七十四標總統蔡錫等繼之，先奪槍炮廠，繼攻督署，酣戰一晝夜，李經羲逃匿，昆明光復，公推蔡錫爲都督。

上海一向是革命的根據地，長江流域的革命也多由此策動。九月十三日，陳其美組織同志進攻製造局，以該局有備，一時未能攻下，陳其美親往開導，反被清軍扣留，黨人猛攻，次晨將製

造局攻破，公推陳其美爲都督。

繼之九月十五日江蘇巡撫程德全在蘇州紳商及新軍發動下宣佈獨立。九月十六日黨人鈕永建光復松江，十七日林述慶光復鎮江，二十一日停泊鎮江的鏡清、保民等十四艘軍艦亦響應革命。

九月十三日浙江諮議局議員請巡撫增韞宣佈獨立，增不允。十四日上海陳其美派蔣中正率敢死隊抵達杭州，入夜合八十一、八十二標新軍進攻撫署，並俘獲增韞，十五日宣佈獨立，推舉湯壽潛爲都督。

繼蘇、浙之後，貴州、安徽、廣西、廣東、福建、四川等省紛紛獨立，九月二十二日東三省總督趙爾巽與諮議局局長吳景濂等組織保安會，二十七日黑龍江亦組織保安會，計自武昌起義之後，月餘之間，響應起義者已有十餘省，滿清政府根基動搖，奠定民國肇造的基礎。

編組秦隴復漢大軍

辛亥年九月初一——西元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二日，陝西新軍起義，進據省城，初三攻克滿城，安定城內秩序。這時同盟會同志如郭希仁、

(四) 事故的责任于

常明卿、王子端等也都趕到了軍裝局。初二要貼安民告示，郭希仁找老伙役到外面借來了筆墨紙硯，援筆大書「各省皆變，排除滿人，上見天意，下見人心。」在場諸人點頭稱好，郭希仁續書：「宗旨正大，第一保民，第二保商，三保外人；漢回人等，一視同仁。特此曉諭，各放其心。九月初二日。」命人拿到書鋪發刻印刷。

初二晚，同志張靖清建議，以滿城已下，可集合全軍，另行編制，張鳳翽點頭稱是，郭希仁等乃用白布編號數，連夜書寫。

初三早上，調集各部隊在軍裝局集合編組，還未編到一半，參加起義的會黨首領提出意見，認為應先定名位，然後再編組部隊，這時又傳來旗兵來攻的消息，議名位事無結果而散。

張鈞「秦軍舉義概況」一文中記載：

「初三日早，余同翔初（按：即張鳳翽）主持編制隊伍，分防長武、潼關。已編制卅隊（原文註：每隊百人），張雲山、萬炳南諸人主張先定位，諸要事俱緩議。余及翔初哭數次，因事成而爭功，內防不固，邊禍兩方，我輩無死所矣！潼關，陝西門戶，邠鳳為秦省西藩，兵士之宜守此處也，雖三尺童子皆知之。互爭權利，各自為謀，至初六東西不能發一兵，惜哉。」

初四、初五兩天，幫會眾首領為名位事爭執不下，按當時起義的眾領袖中，以幫會人士居多。作戰雖說是以新軍一二標為主，但新軍中的正目士兵，具有哥老會身份的也佔有相當高的比例，何況張雲山、萬炳南所號召的市井徒眾，人數比新軍還要多；在這種情勢下，這些三三五五的

英雄好漢，飛揚跋扈，勢甚猖獗，首先對革命軍名稱一節，雙方就相持不下。

當時同盟會同志提出的名稱是「秦隴革命軍」——秦是陝西，隴是甘肅，定名秦隴，是有進軍甘肅，發動甘肅革命的意思。而幫會人士則主張稱「秦隴復漢軍」——哥老會是明末清初洪門演變而來，洪門的宗旨是「反清復明」，哥老會繼承洪門宗旨，具有反滿意識；現在既已反了滿，明不可復，復漢也好，「革命」不是他們的初衷——雖然反滿也就是革命。為名稱問題，雙方相持甚為堅決，幾至衝突，最後還是同盟會方面讓步，遷就幫會人士，定名為「秦隴復漢軍」。

至於官制、名稱，因當時信息不靈通，不知道武昌方面如何規定，即以「大統領」為最高統率。但談到大統領人選，又發生了嚴重衝突，在軍裝局樓上討論人選時，萬炳南要擔任大統領，情見乎詞，一言不合，幫會人士當場退席，萬炳南帶人佔領了督練公所，張雲山帶人佔領了高等審判廳，各自懸起「陝西大統領」的旗幟，招兵買馬，委任名義，自立門戶。

要說新軍起義的中堅人物，應該首推張鳳翽（翔初）、錢鼎（定三）、張鈞（伯英）。張鳳翽登高號召，主持大局；錢鼎運籌帷幄，聯絡各方；張鈞擔任前鋒，衝鋒陷陣。他們三位為顧全大局，一再隱忍，委曲求全，無奈幫會人士氣焰萬丈，終至決裂。

這時就有幾位顧全大局的熱心同志，如諮議局副議長的郭希仁、新軍炮隊軍械長陳伯生、哥老會首領之一的馬瑞堂幾方面奔走，動以人情，

責以大義，幾經商討，在人事安排上達成協議，當時起義領袖的職位如下：

秦隴復漢軍大統領：張鳳翽（同盟會員）
副統領：萬炳南（哥老會首領）
副統領：錢鼎（同盟會員加入哥老會）
調遣步馬炮工糧各標營隊大都督張雲山（哥老會首領新軍號目）

副都督吳世昌（哥老會員新軍正目）
軍令大都督：劉世傑（哥老會員，新軍正目）
副都督：郭勝清（哥老會員，新軍正目）
總理糧餉兼管軍務大都督：馬玉貴（哥老會員新軍正目）

副都督：馬福祥（哥老會員新軍隊官）
本來在大統領府設有軍政部，軍隊編組調遣應屬軍政部職責，但幫會人士堅決主張在大統領之下增設調遣兵馬、總理糧餉兩位都督，張鳳翽把軍令分出來，增加三位都督，以資制衡。軍隊的編組及負責人如下：

第一標統劉剛才（哥老會員，新軍正目）
第二標統朱漢庭（哥老會員，新軍正目）
第三標統郭金鋪（哥老會員，新軍正目）
第四標統丘彥標（哥老會員，巡防隊哨官）
第五標統鄧占雲（哥老會員，新軍正目）
第六標統余晉海（哥老會員）
四路總稽查朱福勝（哥老會員，新軍伙夫）
大統領府衛隊統帶（哥老會員，新軍護兵）
以上是軍事方面的人事編組，大統領另有幕僚及分司辦事，人選如下：
軍政府高等顧問：郭希仁

秘書長：茹卓亭
秘書：李子逸
參謀長：彭仲翔
軍需司長：惠春波
糧餉司長：張聚亭

以上是最早的臨時編組，未久擴大軍政府總部組織，人選如下：
總務府：下設參政、參議、秘書、銓敘處局

參政處：郭希仁、彭仲翔、茹卓亭。
參議處：張靖清、陳伯生、周緒福。
秘書處：李子逸、常明卿、高幼尼。
銓敘局：張衡玉、王錫侯。

軍政部長：黨自新。
副部長：馬瑞堂、陳雨亭。
財政部長：張靖清。
副部長：康寄遙、郝立承。
民政部長：楊鼎臣。
外交部長：宋相臣（元愷）。
教育部長：曹雨亭。
副部長：張西軒。
實業部長：張聚亭。
副部長：王漢泉。
司法部長：黨松年。
副部長：錢陶之。

交通部長：南雪亭。
由以上的人事安排，可以看出陝西光復之初，在軍權上是操於幫會人士之手，政治則操於同盟會之手，雙方明爭暗鬥，自所難免。民國肇造

，張鳳翹因幫會人士操持兵柄，倔強難馴，從而壓抑遣散，即對從事政治之民黨同志，亦因多缺乏行政經驗，不善治事，因而使之設置閑散，此是後話。

西安光復之後，各地的同盟會員、幫會人士、地方豪強、綠林遊俠紛紛起義，驅逐清吏，佔據縣城，自封名號，種種舉措，頗不一致，爲了綏撫地方，又設置了各路節度、招撫等使，其人選如下：

東路節度使：陳伯生
東路招撫使：張伯寅
西路節度使：曹健安
西路招撫使：張玉成
招撫副使：任宏發

南路宣慰安撫招討使：張仲仁
副使：劉錫五
北路宣慰安撫招討使：井勿幕
後來甘軍攻陝，西路事急，以曹印侯爲敢死軍統領，率敢死軍三千餘人赴援鳳翔。
九月初四井勿幕自渭北到西安，有人議舉勿幕爲大統領者，勿幕謙謝，願意經營北路自任，設使署於三原。

東征潼關錢鼎罹難

陝西光復，清廷震驚，立即電令河南的毅軍左翼翼長趙倜率師西上，目標是佔領潼關，進而收復陝西。

在陝西方面，省垣光復的消息聞於各地州縣，地方官吏多半歸順，惟潼（關）商道道尹瑞清

因係滿人，據城抗命。

西安城內，初四、初五兩日，議定名位之時，錢鼎目睹幫會諸人攘臂以爭的情形，實感到痛心疾首，他自己處處表示謙退，且力勸張鳳翹盡力隱忍，以大局爲重。

這時西安雖然光復，而東鄰河南、西境甘肅、西南的四川都還在清廷統治之下，尤以東路趙倜已統軍西上，威脅最大。錢鼎對衆人說：

「河南毅軍西上，而我潼關無兵防守，若潼關有失，關中震動，實堪憂慮。」

實情如此，衆人點頭稱是，錢鼎遂請以進攻東路自任。衆人推錢鼎爲東路征討軍大都督，到潼關迎戰毅軍。初一起義之日，錢鼎本來統領舊第一標，初三編制軍隊，一標編散改隸他人，已無兵可帶。這時大統領部已自軍裝局遷到附近的高等學堂，張鳳翹在高等學堂下令，要新編的第一標一、二營隨錢鼎東征，錢鼎找郭希仁爲他印製空白符號五百枚，他準備沿途招募志願軍。他又到陸軍中學去號召幹部，當時有川、陝籍的學生劉克強、余龍勳、賈修俊、余國禎等四十多個人願意隨他東征。他等到初七下午，一標一、二營尚未向他報到，他不得不只帶着四十多名學生和二十多名衛士，押解着幾車槍械子彈，出東門上道。

行前郭希仁送行，囑咐他說：

「東路以潼關爲重，你東行沿途所過州縣，有不歸順者，可令嚮導諸人潛入城中運動，如倉卒不能下，可不必攻城，直赴潼關。省城、潼關既爲我據有，其他一二州縣，起不了作用。」

臨行前又給他開列了一張東路各縣紳士名單：臨潼曹印侯、渭南劉銘初、華州楊松軒等，還給他找了幾個東路州縣的嚮導。

初八抵臨潼，黨人曹印侯已在臨潼組織民團，驅逐清吏，佔領了縣城。曹印侯議論闊大，辦事勇猛，錢鼎與之一見投契，遂有在臨潼招兵的計劃。這時有人建議，渭南是財賦之區，拿下渭南，可以籌餉。錢鼎贊成，適有臨潼籍的陸中學生張世瑗、王明治等自省城回來，曹印侯令張世瑗帶領民團去取渭南。

張世瑗到渭南，渭（河）北的大批刀客麇集在渭南四關，包括嚴紀鵬的一股在內；縣令楊調元守城，張世瑗到達，與楊縣令再三交涉，始進入城內。張世瑗入城，先提取地丁稅九千兩，派民團解送臨潼，並向錢鼎報告，稱渭南已下，請他速來。

張世瑗提取了渭南地丁銀錢解送臨潼，渭南人多心懷不平，但聞副統領帶隊在後，也不敢對張怎麼樣；九月十一日下午錢鼎到了渭南，渭北眾刀客都在西關迎觀，見他只帶了幾十個學生，已心存輕視，又見後面有幾軍軍械，就生了搶奪之心。

渭南有劣紳韓映堃，武進士出身，平時武斷鄉曲，結交匪類，不知革命為何物，見渭南變亂情形，遂煽動眾刀客，在四關要地埋伏，預備誘錢鼎一衆入城，一鼓殲滅之。

縣令楊調元見禍患已成，又無力阻止，驚恐過度，投井而死。這一來眾刀匪更有藉口，稱學生將縣令逼死；錢鼎不知內情，懵懂入城，住

入縣署，聽說楊縣令投井而死，還為其棺木裝殮，並召集渭南紳，商討善後。未久街上鼓噪四起，張世瑗首先被殺，接着匪眾湧入縣署，以土槍向內轟擊。錢鼎令學生伏地還擊，刀匪爬上屋頂向下放槍，學生多傷亡，錢鼎見勢不支，乃將所帶的數軍軍械破壞，然後與其弟國寶由署後越城而逃。二人跳下城牆，越過一小河，國寶在前一躍而過，錢鼎此時力盡，未能躍過，被伏兵追及，遂被殺。

錢鼎，字定三，陝西白河縣人，青年時嘗由其戚介紹入綠營統領萬寶華部，充錄事，鼎見綠營之落伍腐敗，謂不出十年，將有大好機緣。光緒三十年，偕弟甲考入陸軍小學，漸具革命思想，年假返里，常與鄉人演說革命宗旨。陸小畢業，保送入保定通國陸軍速成學堂，在校時與張鈞、呂公望、張仲仁、陳伯生等組織軍學社，聯絡同志，宣傳革命。宣統元年畢業，派天津大沽要塞實習，嘗隨輪出渤海，周歷膠州、青島各埠，對德人經營之野心深為感慨。

實習期滿，返陝投效新軍，任排長，時井勿幕由日本返陝組織同盟會，視錢鼎如左右手。錢鼎並與郭希仁、張仲仁、黨自新、彭仲翔、曹建安等組織兵學研究社，在西安城內西嶽廟設講座，陸中、陸小學生及測繪學校、師範學校學生都擁往聽講；他藉此宣傳革命，吸收同志。

他為了策動會黨人士參加革命，他自己也加入會黨，做了一名哥老會員。宣統三年辛亥六月三日大雁塔結盟，錢鼎是主要策動人。辛亥八月，革命風氣瀰漫西安，井勿幕赴渭

北策動起義，將西安革命重任託付給郭希仁和錢鼎，九月一日西安起義，實以錢鼎之策動所促成。錢鼎學養俱佳，好謀能斷，對革命有熱誠，九月三、四日，會黨人士爭名奪利，他則處處謙退，有大樹將軍之風。不幸慷慨東征之始，即為無知刀匪戕害，真是陝西革命的大損失。

錢鼎死時年二十六歲，妻汪氏，一女，無子，當年張寶麟安撫南路時，至白河縣，召族人為鼎立祠。民國肇建，陝督張鳳翽以副統領之禮，迎鼎靈入祀陝西忠烈祠。（未完待續）

關山煙塵記

喬家才 著定價 1.80元

全書三十五萬言定價1.80元請寫明收書人地址姓名，附郵票壹佰陸拾元寄中外雜誌社，立即按址寄書（平郵免收寄費掛號加陸元）

訂閱「中外雜誌」「時代文

摘」購買中外文庫及購買合

訂本請寄郵票或將書款存郵

政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

號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寄書